

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倖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欲覽之不悅。主簿汜稱上疏諫曰：天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敢不從。○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辛未，魏主嗣東巡，甲申，還平城。○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秦左衛將軍、西平侯、將軍、彭州刺史、鎮彭州。○辛未，魏主嗣東巡，甲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為益州刺史、鎮涇川。○宋王裕以河南蕭條，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真為揚州刺史、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

義真雖為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裕不肯用。○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巡，至雲中。從君子津，西渡河，大獵於薛林山。○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八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 宋紀一

### 高祖武皇帝

永初元年春正月己亥魏主還宮。○秦王熾磐立其子乞伏暮末為太子仍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改元建弘。○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五月乙酉魏更諡宣武帝曰道武帝。○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庚戌魏主殺國璠道賜賜文思爵鬱林公國璠等連引平城豪桀坐族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女之當坐魏主以玄之燕朝舊族欲宥其一子女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有磨奴。○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

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逸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告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曆為永初曆。○魏主如翳犢山遂至瀉滿池聞上受禪驛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甲辰詔以涼公歡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為安西大將軍。○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為所鈔掠者皆遣還慧度在交州為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丁未魏主如雲中。○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虜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歡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



尹氏謂敵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爲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敵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敵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壘將進攻黃谷。敵聞之。喜。進入都濱澗。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敵大敗。或勸敵還保酒泉。敵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吾母。遂勒兵戰于蓼泉。爲蒙遜所殺。敵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隄爲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之悲乎。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爲人臣妾乎。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爲牧隄婦。○八月辛未。追諡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署守衛。○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固戍俘二千餘人而還。○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蠱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遣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閉城不戰。○十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秋溫子。帥三千餘家降魏。○是歲。魏姚夫人卒。追諡昭哀皇后。二年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尙書僕射徐羨之爲尙書令。揚州刺史。中書令傅亮爲尙書僕射。○辛未。魏主嗣行如公陽。○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奔干。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郡。遇霖雨而還。○三月甲子。魏陽平王熙卒。○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二十餘里。○河西王蒙遜築隄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于姑臧。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朝貢。○夏四月己卯朔。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六月乙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至河。○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奔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子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敎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庚戌。魏主還宮。○冬十月己亥。詔以河西王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己亥。魏主如代。○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冲平陵。帝帥百官瞻送。○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雲中。○秦王熾磐遣征西將軍孔子等。帥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河西王蒙遜所署晉昌太守唐契。據郡叛。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



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祭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養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上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爲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魏主自雲中西巡，至屋竇城。○癸丑，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帥騎數千西走。其別部樹奚帥戶五千降秦。○二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爲南豫州，治歷陽，以彭城王義康爲刺史，又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治臨湘，以左衛將軍張邵爲刺史。○丙戌，魏主還宮。○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已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

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帝疾瘳，己未，大赦。○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絹萬匹，且漕荆雍之穀以賑之。○刁達之誅也，其子彌亡命，辛酉，彌帥數十人入京口，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乙丑，魏河南王曜卒。○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燾爲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丕樂平王，彌爲安定王，範爲樂安王，健爲永昌王，崇爲建寧王，俊爲新興王。○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秦王熾磐以折衝將軍乞伏是辰爲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汗羅，以鎮之。○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同，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太子卽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



年將周星。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燕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子。平王燾為皇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焉。帝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伏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時。魏之羣臣。出于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惡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魏主又以典東西部劉絜。門下奏事代人古弼。直郎徒河盧魯元。忠謹公勤。使之給侍東宮。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有大度。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為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戊子。長沙景王道憐卒。○魏建義將軍刁雍。寇青州。州兵擊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鄉山。○秋七月。己酉。葬武帝于初寧陵。廟號高祖。○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

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乙巳。魏主如灑南宮。遂如廣甯。○辛亥。魏人築平城外郭。周圍三十二里。○魏主如喬山。遂東如幽州。冬十月。甲戌。還宮。○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為斤等聲援。○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阜侯苟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



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寶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兗奚斤并力攻寶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碭磝。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于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于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秦王熾磐徵秦州牧曇達為左丞相，征東大將軍。

營陽王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辛丑，帝祀南郊。○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魏主南巡恒嶽，丙辰至鄴。○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事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

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丁丑，太皇太后蕭氏殂。○河西王蒙遜及吐谷渾王阿柴皆遣使入貢。庚辰，詔以蒙遜為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以阿柴為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三月壬寅，葬孝懿皇后于興寧陵。○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擊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戊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竝許之。乙巳，魏主敗于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



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爲糧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繩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竝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閻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鄒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于魏。初，諸蠻本居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穎，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爲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爲寇暴。及劉石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河西世子政德攻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招集遺民歸附者至二千餘家。臣於柔然，柔然以契爲伊吾王。○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

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識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尙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閏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徐羨之兄子吳郡太守珮之，頗豫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結爲黨友。時謝晦久病，不堪見客，珮之等疑其詐疾，有異圖，乃稱羨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詔誅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其事，亮當角巾步出掖門耳。」珮之等乃止。○五月，魏主還平城。○六月，己亥，魏宜都文成王穆觀卒。○丙辰，魏主北巡，至參合陂。○秋七月，尊帝母張夫人爲皇太后。○魏主如三會屋侯泉。八月，辛丑，如馬邑。觀澤源。○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爲柔然所殺。蒙遜立次子興爲世子。○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冬十月，癸卯，魏人廣西宮外垣，周二十里。○禿髮儁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



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十一月魏周畿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己巳魏太宗殂壬申世祖即位大赦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廟號太宗魏主追尊其母杜貴嬪為密皇后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盧魯元為中書監會稽公劉絜為尚書令司衛監尉眷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眷古真之弟子也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為侍中大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生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讚之弟也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猶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

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僊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反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說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紀 營陽王景平元年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 宋紀二

###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

元嘉元年春正月魏改元始光○丙寅魏安定殤王彌卒○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諱省闈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泰等之言南豫州刺史盧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玄之孫也性褻傲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義處之不以為有實用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含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義真在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廬江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

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惘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入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夏四月甲辰魏主東巡大寧○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牟崔提旁為四國皆降之○徐羨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藩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誠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與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璫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為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出出昌門追者以門關陪而弑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匿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



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尙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竝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敕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竝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

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魏主還宮。○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奔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願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詔，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甲辰，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封皇弟義恭爲江夏王，義宣爲竟陵王，義季爲衡陽王，仍以義宣爲左將軍，鎮石頭。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



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尙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爲二道。東西竝進。以討之。魏主然之。○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爲皇后。耽之曾孫也。○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爲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勦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略。撫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詔拜營陽王母張氏爲營陽太妃。○林邑王范陽邁。寇日南九德諸郡。○宕昌王梁彌忽。遣子彌黃。入見于魏。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彊。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瓚殺之。竝其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辛未。帝祀南郊。大赦。○己卯。魏主還平城。○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羣臣。尙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爲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三月。丙辰。魏主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密后之殂也。世祖尙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

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丁巳。魏以長孫嵩爲太尉。長孫翰爲司徒。奚斤爲司空。○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健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魏主遣龍驤將軍步堆等來聘。始復通好。○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秋。七月。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會丘擔。大破之。○八月。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號世祖。太子昌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乙酉。以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丘擔以其衆降秦。秦以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爲平羌校尉。以鎮之。○癸卯。魏主大伐柔然。五道竝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十一月。以武都世子玄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初。會稽孔寤子。爲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卽位。以寤子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竝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疇。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尙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



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眾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三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蘊之孫也。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朓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使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

休，收繫謝朓。帝將討謝朓，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罔復遣使告謝朓，以徐傅及朓等已誅，晦先舉羨之、亮、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卽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尙在諒闇，故祕之。閏月丙戌，始言劭生。○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朓。晦以弟遜爲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爲尙書左僕射，建安太守鄭鮮之爲右僕射，敬弘、虞之曾孫也。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懼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



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戊辰臺軍至忘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卒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燕湖東還晦至江陵無他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曠遜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帝以蓋爲鎮軍功曹督護晦之起兵引魏南蠻校尉王慧龍爲援慧龍帥衆一萬拔思陵戍進圍項城聞晦敗乃退益州刺史張茂度受詔襲江陵晦敗茂度軍始至白帝議者疑茂度有貳心帝以茂度弟邵有誠節赦不問代還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

孔覲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覲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遣散騎常侍袁滄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丙午上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預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六月以右衛將軍王華爲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尙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旣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琰之從孫也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上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爲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尙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敗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詔殿中將軍吉恒聘于魏○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秦王熾磐伐



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曰：吐谷渾握達等帥部衆二萬落叛秦，奔昂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瓚。○大旱蝗，左光祿大夫范泰上表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謝晦婦女猶在尙方，唯陛下留意有詔，原之。○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己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鄉導，謹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嶮岷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阮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

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于軍中，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氏羌皆詣斤降，河西王蒙遜及氏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前吳郡太守徐珮之聚黨百餘人，謀以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事覺，收斬之。○營陽太妃張氏卒。○秦征南將軍吉毗鎮南疆，隴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於是自占爲紬繭羅縠戶者甚衆，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四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山羌叛秦，二月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八九。○魏主還平城。○乙卯，帝如丹徒，己巳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親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丁丑，魏廣平王連卒。○丁亥，帝還建康。○戊子，尙書右僕射鄭鮮之卒。○秦王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爲涼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麴景爲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夏四月丁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庚戌，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徵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有疾，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投軀



帝庭況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弘文、慧度之子也。○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壬午，中護軍王華卒。○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犇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掩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

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尙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犇上邽，魏主微服逐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尙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十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叢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爲太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豈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邪？」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其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秦王熾磐還枹罕。○秋七月己卯，魏主至柞嶺，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秦王熾磐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于魏。○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留臺百官，有差，魏主爲人，壯健鷲勇，臨城對陳，親



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違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九月丁酉，安定民舉城降魏。○氏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疆。○十一月，軍主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魏主善之，以軌為尚書，軌表之子也。○十二月，秦梁州刺史吳漢為羣羌所攻，帥戶二千還于枹罕。○魏主行如中山，癸卯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秦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秦王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二月，嵩為吐谷渾元緒所執。○魏改元神麤。○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于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子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



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犇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阪。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阪。以拒之。○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壬子。魏主西巡。戊午。敗於河西。大赦。○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平陸令河南成榮復勸王弘遜位。弘從之。累表陳請。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寅。魏主如長川。○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奔干爲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

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遣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魏主還宮。八月。復如廣甯。觀溫泉。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甯還。追之不及。九月。還宮。○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敗于牛川。○秦涼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犇河西。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騎二千伐魏濟陽。陳留。○魏主還宮。○魏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州郡不能討。閏月。魏主遣鎮南將軍叔孫建討之。○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魏主如河西校獵。十二月甲申。還宮。○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磬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竝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而靈運遊飲自若。爲法司所糾。坐免官。○是歲。師子王刹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魏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卒。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竝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又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侍中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帝與義



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同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于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夏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丁零鮮于臺陽等請降於魏魏主赦之○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爲皇后子萬載爲太子○三月丁巳立皇子劬爲太子戊午大赦○辛酉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爲中領軍帝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帝往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羣臣議之景仁以爲古典無之乃止○初秦尙書隴西辛進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卽位問母面傷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夏四月癸亥以尙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尙書令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尙書濟陽江夷爲右僕射○初魏太祖命尙書鄧淵撰國記十餘卷未成而止世祖更命崔浩與中書侍郎鄧穎等續成之爲國書三十卷穎淵之子也○魏主將擊柔然治兵于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尙書令劉潔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

使言于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等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于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豐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



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服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王敬弘固讓尚書令。表求還東。癸巳。更以敬弘為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聽其東歸。○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眾欲就其兄。遇長孫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開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于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分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眾。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不知所為。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懣而卒。子吳

提立。號敕連可汗。○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己尼波。人畜甚眾。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黎。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糞皮。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鑊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鑊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為之舉筋。或立嘗而還。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庭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秦王暮末之弟軻殊。羅烝於文昭王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興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黨。殺之。而赦軻殊。羅執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剗其腹。投尸于河。○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是月。敗于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魏主西巡。至



柞山。○十二月，河西王蒙遜吐谷渾王慕瓚皆遣使入貢。○是歲，魏內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五。○秦地震，野草皆自反。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瓚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如廣甯臨溫泉。○二月丁卯，魏平陽威王長孫翰卒。○戊辰，魏主還宮。○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義欣道憐之子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冲爲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魏有新徙勅勒千餘家，苦于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尙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圍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勅勒皆驚駭曰：圍我于河西，欲殺我也。謀西奔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勅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旣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

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于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于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夏四月甲子，魏主如雲中。○勅勒萬餘落復叛走，魏主使尙書封鐵追討滅之。○六月己卯，以氏王楊難當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太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吐谷渾王慕瓚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



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礪傲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亮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衆。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太毗屯河上，以禦彥之。○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勸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闍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于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待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郟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于郟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遂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

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斤，建之子也。○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爲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虜于江南，有大鍾沒于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于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于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闡請迎于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



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眾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眾，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于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于氏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潰，亮奔還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于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于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彭城王義康與王弘竝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于氏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潰，亮奔還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于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于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彭城王義康與王弘竝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紀四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元嘉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于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率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遣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二月戊午以尙書右僕射江夷爲湘州刺史○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謨鍾之曾孫也○癸酉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尙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自頃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八年



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優錫。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尙方。○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于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夏五月。庚寅。魏主如雲中。○六月乙丑。大赦。○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瑣遣益州刺史慕利

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沮渠與國。被創而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荊州刺史江夏魏義恭。年寢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爲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賊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述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吐谷渾王慕瑣遣侍郎謝大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瑣爲大將軍。西秦王。○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爲中書令。丹楊尹如故。○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尙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嶺。西被崑崙。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侯王故事。○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軍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背賢雋之胄。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



糜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玄諶之曾孫。靈順之從父兄也。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于衆。○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叛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是歲。涼王改元義和。○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却之。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立貴人赫連氏爲皇后。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尋陽。○壬申。吐谷渾王慕瑱。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容瑱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廩車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爲慕容瑱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爲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廩。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容瑱使至魏者。稍簡。○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爲萬年。代尹爲萬年尹。以代令爲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魏主治兵于南郊。謀伐燕。○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詔分青州置冀州。治歷城。○吐谷渾王慕瑱。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廣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辛卯。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瑱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容瑱。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爲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壬寅。以江夏王義宣爲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故特用之。○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傷政害民。立官治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氏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逐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

之。○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魏主治兵于南郊。謀伐燕。○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詔分青州置冀州。治歷城。○吐谷渾王慕瑱。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廣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辛卯。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瑱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容瑱。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爲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壬寅。以江夏王義宣爲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故特用之。○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傷政害民。立官治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氏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逐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



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頰聚衆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燕石城太守崇等十郡降于魏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續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威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燕王曰負壹在前結怨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自守賊衆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秦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趙廣帛氏奴梁顯及其黨張尋嚴退皆爲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冬十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壬子以少府中山甄法崇爲益州刺史○初燕王嫡如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爲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爲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

封羽圍崇於遼西○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毋得逼遣○初帝以少子紹爲廬陵孝獻王嗣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爲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爲廬陵王朗爲南豐縣王○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焚其積聚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參軍梁雋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邀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爲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趙廣遣氏帛奴攻晉原破之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衆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爲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旣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于賊即滅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携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旣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初晉謝混尙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貴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



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尙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禿髮保周自涼奔魏，魏封保周爲張掖公。○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于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昨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己未，大赦。○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魏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鴈門張黎爲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範謙恭寬惠，徵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徭薄賦，關中遂安。○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

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尙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尙書刺史，征虜已下官。○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羌涇州刺史狄子玉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崔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爲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于帝曰：不過朞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劉道濟卒，梁雋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爲道濟敕命，以答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于毀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三月，亡人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魏人以爲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壬子，魏主還宮。○趙廣等自廣漢至郫，連營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郫，克之，進擊廣等于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法護法崇之兄也。○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尙書事。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卽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遣使請命于



魏牧健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爲夫人會卒牧健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與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健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厩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健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牧健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健尊敦煌劉炳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裴方明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敷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城內○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道養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鄰山餘黨各擁衆藏竄山谷時出爲寇不絕○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贖持節拜氏王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贖之子也○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爲梁秦二州刺史○甲寅魏主還宮○十一月己巳魏大赦○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前祕書監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顓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望生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衆

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于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雍爲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于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礮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秃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爲左昭儀提曜之子也○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西○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閭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氏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于葭萌水初桓希既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歆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氏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己卯魏主還宮○辛巳燕王遣尙書高顓上表稱藩請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



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賜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甄法護坐委鎮賜死于獄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六月甲辰魏主還宮○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疆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稷遂至隰城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于西河它熙之子也魏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爲所擒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于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大赦○辛未上祀南郊○燕王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二月丁未魏主還宮○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問

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于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于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開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弟也○燕王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師○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爲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恒農王廣陵公樓伏連爲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由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爲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爲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甲戌魏主如雲中○六月甲午魏主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詔大酺五日徧祭百神用答天貺○丙午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且請國諱魏主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釗之曾孫也○戊申魏主命驃騎



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揚州諸郡大水己酉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饑請權禁止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秋七月魏主叟于稠陽○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還宮○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原謀爲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甲辰魏主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叟于廣川丙子如鄴○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嶠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尙書陽伊請迎于高麗○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摹之思話從叔也○魏秦州刺史薛謹擊吐沒骨滅之○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童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元嘉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甲寅魏主還宮○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于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有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將軍會之○氏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于臨川燕尙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



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徒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丁卯，魏主如河西。○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鄴口，帛氏奴請降。道養兵敗，還入鄴山。○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尙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曠齎詔書諭難當。○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諡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八月，魏主敗于河西。○魏主遣高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爲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爲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爲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守下辯。○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癸丑，封皇子潛爲始興王，駿爲武陵王。○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柤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大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吐谷渾惠王慕瓚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辛卯，大赦。○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渾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還宮。○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弊會，帝女亡而止。○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衆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爲益州刺史。○魏主以民官多貪，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丙申，魏主如雲中。○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于西河，滅之。○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宮。○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宮。○魏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吾二國皆欲稱臣，致貢于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吾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公主所宜宜。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鎮酒泉，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給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爲種，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于伊吾。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尙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氏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及敦煌趙叡所撰甲寅元曆，并求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李順



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卽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已下者。○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怨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諡弘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已而原之。○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劬妃。○五月戊寅，魏大赦。○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爲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以處士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盧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爲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褱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于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替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誦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魏主如定州。○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爲之選代，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辛未，魏主還宮。○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犇魏，庚寅，魏主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爲鎮西大將軍，晉壽公。○河西王牧健通于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健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健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健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健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尙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健雖外脩臣禮，



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收隄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承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收隄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懷。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園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問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戛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隄，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觀，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

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黎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竝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隄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于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黎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收隄令出降。收隄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救，以釋汝疑。○庚子，立皇子鑠爲南平王。○九月丙戌，河西王牧隄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收隄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收隄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



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戾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猷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犇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救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違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爲謀主。壽質皆信卜筮，以爲柔然必不來，不爲之備。質軌之弟也。柔然救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稽敬、建寧、王崇相拒于北鎮。自帥精騎深入，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穆壽不知所爲，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寶太后不聽而止，遣司空長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頽山，會稽敬、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救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癸亥，秃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十二月乙亥，太子劼加元服，大赦。劼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爲武宣王置冢三十家。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闕駟爲姑臧太守，張湛爲兵部尚書，劉昶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宗欽爲世子洗馬，趙柔爲金部郎，廣平程駿、駸從弟弘爲世子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闕駟、劉昶爲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俊才，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

將擇木，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爲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爲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魏主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浩啓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也。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恠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乃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爲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飢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隸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瑣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東



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也○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刪丹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于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會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竝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卽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

從事中郎王履謚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以傾諂有寵于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願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尙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千方構陷之又探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楊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置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六月丁丑魏皇孫潛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竝從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于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丙申魏太后寶氏殂○壬子皇后袁氏殂○癸丑禿髮保周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子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九月壬子葬元皇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午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尙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



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達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于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後世有驕奢不節，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能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王球，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于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于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慕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

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于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兖州刺史。殷景仁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上年給相府錢二十萬，他物稱此，而義恭吝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萬。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勤之曾孫也。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于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俱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是歲，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呂玄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魏主欲以伊劼爲尚書，封郡公。劼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帝問其所欲，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帝善之，以爲中護軍將軍、祕書監。○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彭城王義康至豫章。



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讓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于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于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于權臣扶育斃于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辛亥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己亥以丹楊尹孟顛為尚書僕射○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禦

梁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天門蠻田向求等反破溲中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八年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爲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甲戌上以疾愈大赦○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臯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爲楊玄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

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爲雍州刺史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仇○甲戌晦日有食之○唐契之攻關爽也爽遣使詐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汎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王○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卒○丙申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李寶遣其弟懷遠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爲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河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河口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主使尙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順死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丙子魏主如恒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宮○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維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肅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丁酉。魏大赦。○己亥。魏主如陰山。○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峽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肅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氏多歸之。○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九月。辛丑。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于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旣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甲

子。魏主還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儀與表同。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摔樹頭。擊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躃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尙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尙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



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契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契囚之。帝之北行也。契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契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契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契在勢要。好作威福。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契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白。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庚辰。魏主幸廬。○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三月。甲辰。魏主還宮。○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爲營戶。○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從之。○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八月。乙丑。魏主敗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

自爲之。非諸君之愛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敗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於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契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爲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爲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滅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讖。必歸責于吾矣。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復生評論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爲兖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徙兖州鎮須昌。冀州鎮歷下。恬。謨之弟也。○十二月。魏主還平城。○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爲外都大官。○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



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壬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甲戌立皇子禧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三月庚申魏主還宮○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于枹罕○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使者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六月壬辰魏主北巡○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為豫州刺史○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顛為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為寇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欲攻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滇山蠻最彊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西域復通○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

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贖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于有餘儉生于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高祖思固本枝崇樹樞樞後世遵守迭據方岳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衮衮者動數十人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眾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眾討吳紇敗死吳眾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魏主發高平勅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礪礪津○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于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眾以應吳襲擊聞喜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擊之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辛



未。魏主還宮。○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癸未，魏主西巡。○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于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于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奔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竝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于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

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于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置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歛服，帝遣使詰問。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歎，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豐責。曄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邑。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入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顏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



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忤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先爲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兗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尙書左僕射孟顛罷。○戊辰。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奔城來犇。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聞蓋吳在長安。北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

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盩厔。歷陳倉。還如雍城。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于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詔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陽邁執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阮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魏主徙



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閭叛羌。○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箠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氏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皆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爲主，與敕文相攻。○夏四月，

甲申，魏主至長安。○丁未，大赦。○仇池人李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氏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送首于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閻根帥騎赴上邽。未至，會棄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衆，降者赦之。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屯松多川。敕文又討平之。○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戰，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帝築北隄立玄武湖築景陽山於華林園。○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僉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



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俟爲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恩信未洽，吏民數爲逆亂，今朕以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爲無能爲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謂俟曰：從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俟還，爲外都大官。○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癸未，魏主如中山。○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諡曰哀王。○魏人徙定州零三千家於平城。○六月，魏西征諸將扶風公處真等八人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賊各千萬計，並斬之。○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帝以書詰責，且戒之。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魏樂安宣王範卒。○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



爲汝陰王。○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氏羌。武都等五郡氏皆附之。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尙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柰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爲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罷塞圍役者。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閏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初。劉湛既誅。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尙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訾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爲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尙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爲丹楊尹。尙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爲治。臣昔啓范曄。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爲丹楊尹。○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爲鄴善王。鎮鄴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爲便。己卯。罷之。○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辛酉。魏主如廣德宮。○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爲淮陽王。○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九月辛未。以尙書右僕射何尙之爲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爲吏部尙書。○丙戌。魏主如陰山。○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卑那奔龜茲。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歸討西域。和說降柳驢等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辛丑。魏弘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關西之敗。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乃降它觀爵爲公。○癸亥。魏大赦。○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魏太子朝于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庚寅。魏主還平城。○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庚寅。魏主如陰山。○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常謂侍臣曰。觀玄謨所諫。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會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爲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十一月戊申。魏主還平城。○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懋等二萬人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



擊之所向犇潰。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鄭道隱。竝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問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犇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

尙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上方。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遣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遣以弓矢。婦人遣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掘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醫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尙殺之。烏得與我較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特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尙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竝爲主上所寵信。時稱江徐。○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



主以浩監祕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并求勅浩註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尋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徇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豈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

至死。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帝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餘皆止誅其身。繫浩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為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主人有所長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初冀州刺史崔曠。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曠。暹之子也。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伊洛屢與無諱戰。破之。無諱卒。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魏。伊洛西擊焉。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眾。保焉耆鎮。遣使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嶲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上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竝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



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事。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至能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跋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爲犄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暨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竝四分借一。事息卽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礪礪。乙亥。魏濟州刺

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礪礪。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軍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奔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尙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卽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



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碭磈，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碭磈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竝謂宜留。慶之曰：闔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碭磈。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竝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

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軍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昺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



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劄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稟馳。明日。魏主使尙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駮。駮及驪。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入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慙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鼓。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爲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尙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

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武羣氏。拒之。文德擊高。斬之。陰平。武悉平。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丁未。大赦。○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澄之。燾之。孫熙祚。修之。之。兄子也。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



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卽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所備康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楊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州。陳艦列營。周亙江濱。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楊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尙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酈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竝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敷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惶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尙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江夏王義恭。以碯礮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碯礮。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竊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



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短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繩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勅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剏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趙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

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罷家。吏囚罷子，掠治之，罷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燬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魏主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鄭罷妹，以報德。○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欲芟麥苗，移民堡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爲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旣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爲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衆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勳



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壬寅魏大赦○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兖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戊申以尙書左僕射何尙之爲尙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僕射護軍將軍尙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詔湛之與尙之並受辭訴尙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備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諡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辜甚悔之○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癸亥梁鄒平○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修好○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卒○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潛爲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時潛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

右徙秦王翰爲東平王燕王譚爲臨淮王楚王建爲廣陽王吳王余爲南安王○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爲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尙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禮之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尙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疋以皇孫潛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潛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庚午立皇子休仁爲建安王○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廟號世祖○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尙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碭嶽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



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尙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嚮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竝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大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竝催促裝束。伏聽勅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碭嶺。衝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尙書令何尙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尙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尙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秋。七月。張永等至碭嶺。引兵圍之。○壬辰。徙汝陰王渾爲武昌王。淮陽王彧爲湘東王。○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竝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東陽主奴陳天與。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竝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旣適懷遠。恐

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己必復得之。旣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諸軍攻碭嶺。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戌主禿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于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爲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拔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碭嶺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



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敗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惟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西陽五水羣蠻反。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荆雍四州兵討之。○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加儀同三司。十一月。壽樂渴侯坐爭權。竝賜死。○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甲申。魏主母閭氏卒。○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爲司徒。張黎爲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爲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爲巫蠱。皆被誅。○壬寅。廬陵昭王紹卒。○魏追尊景穆太子爲景穆皇帝。皇妣閭氏爲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爲保太后。○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鄉所毀

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爲道人統。○丁巳。魏以樂陵王周。忸爲太尉。南部尚書陸麗爲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叨天之功。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爲二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侯爵爲東平王。又命麗妻爲妃。復其子孫。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爲尚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爲征北將軍。竝進爵爲王。帝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甲子。周忸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江夏王義恭還朝。辛未。以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如故。○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得趙豎亥始曆。時人以爲密。是歲始行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紀九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爲司徒揚州刺史。○蕭道成等帥氏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道成等引還南鄭。○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昨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昨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爲元寶所引賜死。○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鐸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鐸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鐸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援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懇懇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鐸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爲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且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敢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從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尙



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徽，徽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徽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尙書令何尙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軀，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卽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尙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尙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恭鎮京口，義恭，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尙書左丞荀赤松、右

丞臧凝之等，凝之，燕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尙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殺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爲皇太后，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冲爲司隸校尉，冲，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爲丹楊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左西屬，所親成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燁、桂陽孝侯凱、新渝懷侯玠皆劭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燁、義慶之子，凱、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懋爲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



史朱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勅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勅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方翼贊京輦。而子弟波逆。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勅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癸巳。勅葬太祖于長寧陵。諡曰景皇帝。廟號中宗。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勅。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勅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爲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勅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兇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疆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讐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酷。義不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勅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淝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

之總中軍。以從。勅立妃殷氏爲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勅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勅曰。言辭何至於此。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勅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勂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勂以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勂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勂。勂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驍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變。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勂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勂不聽。或勸勂保石頭城。勂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楮湛之爲丹楊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鏐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恭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鵠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疊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鵠頭。王卽以爲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



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順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于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邵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潛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潛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鐔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

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午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楊尹弘等文武將吏爭隄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于軍門潛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劊腸剖心諸將斃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劭可啓得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有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潛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鐔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潛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潛父子首並梟於



大航暴尸於市。劾妃殷氏及劾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汗潞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爲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劾以尙書令何尙之爲司空。領尙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爲侍中。父子竝居權要，及劾敗，尙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殷冲等既誅，人爲之寒心。帝以尙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劾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尙之爲尙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下天興益州刺史。諡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尙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楊尹。六月丙午，帝還宮。○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爲兖州刺史。○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爲公侯。○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氏殂。○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

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竝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爲揚州刺史。○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詔省細作，并尙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爲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積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尙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之弟也。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若廢法申恩，便爲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莊。弘微之子也。上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乙丑，魏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



謀叛。仁賜死於長安。若文伏誅。○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劬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已。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諛諛之。○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斌之弟也。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鄧琬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法系慶之。之從弟也。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勸所遣。衆信之。爲之固守。琬先至。止爲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竝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丁卯。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琬而還。○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甲午。魏主還平城。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昭和三年十二月廿五日 印刷  
昭和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發行  
昭和四年七月十六日再版 發行

續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七卷

〔非賣品〕

(岡山製本)

編輯者兼  
行輯者

國民文庫刊行會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

右代表者

鶴田久作  
東京市本郷區西片町十番地

印刷者

君島 潔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百八番地

印刷所

共同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百八番地

### 著作權所有

### 發行所

電話神田一八三五番  
振替東京一八五七二番

### 國民文庫刊行會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丁目  
電話 三三三八番

國文文庫發行會

書目

國文文庫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丁目  
電話 三三三八番

國文文庫發行會

昭和四年十月廿五日再版  
昭和三年十二月廿五日  
發行所

國文文庫發行會

(附山誌)

(附山誌)



654  
56





